



LORI
LANSENS

THE GIRLS

那两个女孩

[加拿大] 罗莉·兰森 / 著 李同洲 / 译

她们是“怪胎”，
但你我未必就比她们
她们不需要怜悯，
因为你我都不曾拥有她们那多彩的人生。

我从未直视过妹妹的双眼，从未独自一人沐浴。
我从来没人说过悄悄话，也没有自己散过步。
有那么多事情我从未做过，可是啊，我却拥有如此多的爱！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年度小说推荐，入围柑橘奖等多项文学奖项
已被翻译成 18 种文字在全球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GIRLS

那两个
女孩

[加拿大] 罗莉·兰森 / 著
李同洲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那两个女孩 / (加) 兰森 (Lansens, L.) 著; 李同洲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书名原文: The Girls
ISBN 978-7-208-11516-3

I. ①那… II. ①兰…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375 号

责任编辑 李同洲
封面设计 Aoi
封面图片 Andrew Olney/Getty Images



那两个女孩

[加拿大] 罗莉·兰森 著 李同洲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76,000
版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1516-3/I · 1160
定 价 32.00 元

露比与我

我从未直视过我妹妹的双眼，我从未独自一人沐浴，我从未站在夜间的草丛中伸出双臂拥抱那醉人的月色。我从未用过飞机上的卫生间，从未戴过帽子，或是被人深情地亲吻。我从未开过车，或是一觉睡到天明。我从来没和人说过悄悄话，没有自己散过步。我从没爬过树，甚至从未湮没于茫茫人海之中。有那么多事情我从未做过，可是啊，我却被给予了如此多的爱！而且，即使让我有机会能做这些事情，我也宁愿如我现在这样再活一千次，只为获得这无限的爱。

我的妹妹露比和我，本应从一个单体受精卵分裂开来，但不知是不幸还是奇迹使然，我们竟依旧连在一起，因此便成了一对颅部连体的女婴，连体部位有面包盘大小。我们作为存活最久的颅部连体双胞胎（我们已经二十九岁了）而被世界医学界所熟知，而对于这个地球上觉得我们不同寻常的千百万人而言，我们是颅部连体的达伦姐妹——来自伯顿郡的露丝和露比。我们被人们冠以诸多名号：畸形、怪人、怪物、魔鬼、巫婆、弱智、奇观、奇迹等等。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算是奇珍异物。但在我们居住和工作的利福德小镇上，我们只是“那两个女孩”。

伸出你的右手，用手掌根压住你的右耳垂，使手掌盖住右耳，然后五指伸开——那便是我妹妹与我的连体之处。我们的脸不是完全平行的，我们的头骨融合在一起，连体部位是一个从太阳穴开始延伸至前额叶的圆形区域。要是你看到我们，你可能以为我们是两个拥抱在一起、彼此脑袋相靠的女人，亲密得就像一对普通姐妹。

露比和我是一对同卵双胞胎，所以有着相同的样貌，像我们的母亲一样有着高高的额头，嘴巴宽而丰满，只是露比的五官很是端庄（实际上，露比长得美极了），而相比之下，我的长相有点儿畸形，坦白说，就是丑陋。我的右眼颇为夸张地歪斜向本应是我右耳的部位，而现在，那里是我妹妹的脑袋。我的鼻子比露比的长，鼻孔一大一小，被拉向我那只严重歪斜的灰色眼睛的右方。我的下颌歪向左侧，这使我说起话来声音含混沙哑。我的双颊因长满了斑斑湿疹而颜色通红，露比的肤质却白皙无瑕。我们的头皮在二人头部相连处长在一起，我是一头赭石色的卷发，而我妹妹则是一头深褐色的飘逸长发。露比的下巴上还有处深深的凹陷，十分讨人喜欢。

我身高五英尺五英寸^①。出生时，我的四肢匀称，与身体比例协调。而现在，我的右腿比左腿足足短了三英寸，我的脊椎被压迫得厉害，右臀隆起，这都是因为从自己还是一个婴儿时起，我就像抱着一个婴儿那样抱着我妹妹。露比两条细小的大腿跨在我臀部上面的部位，我的右臂支撑着她的臀部，她的胳膊则一直缠绕着我的脖子。露比是我的妹妹，但听起来奇怪却又无法否认的是，她也是我的孩子。

连体双胞胎总会有一些不便之处。露比和我经历着颈部、下巴和肩膀部位的疼痛，或轻微或剧烈，为此我们每周要接受三次物理治疗。我一直身有重负，因为我要承受露比的体重，要用臀部背负露比的身躯，躺着时要挣扎着为露比翻身，还要在马桶边的凳子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露比身患各种肠道和泌

① 约为1.65米。——译者注，以下同

尿疾病)。毫无疑问，我们时时都在面临考验，有时甚至会遇到不适，但露比和我从来都不觉得躯体相连让我们感到痛苦。

很难解释身为连体双胞胎如何协调行动，或是如何自出生时起，通过咕哝和手势磨合出一套我自己称之为“心灵感应”的东西。和正常人一样，有时候我们也会笨手笨脚，毫无默契。当我们中的一人（通常是露比）生病时，我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就会出问题，但大部分情形下，我们的“双人舞”可谓顺畅自如。我们讨厌做事行动一致，比如同时回答“是”或“不是”。我们从不接替对方把话讲完。我们不能同时摇头或点头（即使可以，我们也不会这么做，原因见上）。我们有一套不需言传，甚至是无意识的制衡体系来决定谁在某一特定时间带路。有冲突，也有妥协。

露比和我共享一个血液供给系统。我的左半脑血液流动正常，而血液从我的右半脑（就是我们连体的一侧）流入我妹妹的左半脑，令她的情况同我恰好相反。如同我们的头骨一样，我们共享着一个大约由一百条静脉组成的血管网络。我们的脑组织完全融为一体，血管系统如疯长的荆棘般彼此缠结，但我们的大脑却各自分开，独立运转。我们有各自的想法，各自拼命想要变得独一无二，不同于对方。事实上，我们之间的差异要比大多数同卵双胞胎都多。我喜爱运动，也爱看书，但露比更女孩子气，她喜爱看电视。露比感到疲劳想要睡觉时，我还完全没有一点儿上床睡觉的打算呢。我们很少同时感到饥饿，口味偏好也截然不同：我偏爱辣味，而我妹妹对蛋的喜爱可真让人受不了。

露比相信上帝，也相信各种鬼魂和灵魂转世的存在（露比从不推测她下辈子的转世是什么样子，似乎想像成为任何与现在的她不同的人都会背叛我们俩）。而我则相信，对于死者而言，最好的希冀便是通过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旋律或是书里的一个篇章，时不时地被人们回忆和缅怀。

我从未看过我妹妹，除了在镜子和照片中，但是从她肌肉和骨骼的一举一动我知道，露比的姿态也是我的姿态。我爱我的妹妹如同我爱自己，我恨她时，也是在恨我自己。

这便是我的人生故事。我称之为《一对连体双胞胎的自传》。不过，因为我妹妹声称，严格说来（“严格说来”是露比现在最喜欢的句式），这根本算不上是一本“自传”，她还反对由我一人来讲述一些在她看来是属于“我们”的故事。于是，我同意她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写上几章。我会尽量诚实地讲述我的故事，但我和妹妹二人的讲述会略有不同，毕竟得承认，作为一名作家，为了把前情后续交代清楚，一些润饰有时必不可少。

关于写作，我主要是从阅读和洛薇阿姨那里学到的。洛薇阿姨和斯塔什叔叔（他全名斯坦尼斯劳斯·达伦斯基，1924年生于斯洛伐克的格罗佐沃^①）自露比与我出生起便抚养我们至长大成人。我曾被附近一所大学的英文课程计划录取，但露比却反对我们一同去上课。我早料到她会拒绝，可我还是申请了，所以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感到委屈又能被人谅解。当我把录取信递给洛薇阿姨时，露比在我一旁气鼓鼓的。我哭喊道：“如果不学习写作，我怎么才能成为作家啊？要是连个学位都没有，我还怎么算得上是作家呢？”

洛薇阿姨最讨厌过度自怜。“要是你没能成为作家，不要责怪你妹妹。我不知道活塞是什么工作原理，但我的车开得可一点儿也不差。”她看了我一眼便大步走开了。

第二天，洛薇阿姨给了我一本E.M.福斯特^②所著的《小说面面观》。虽然这本书是从图书馆借来的，而且两周后就要归还，她还是用去年剩下的圣诞节彩纸把书包好，上面还贴了一朵从花园里摘来的雏菊花。然后，她开车领我到平价超市去买了十包铅笔和一摞黄色的标准拍纸簿。当我们的车子驶入停车场时，露比便将头伸出车窗吐了起来，这多少影响了这次旅行的兴致。洛薇阿姨在清理车身上的呕吐物时，我随便翻开《小说面面观》中的一页，开始大声朗读一个冗长乏味的段落，有关死亡主题以及在小说中处理死亡的手法。洛薇阿

① 这里有一处地理错误，实际上格罗佐沃（Grozovo）位于白俄罗斯，而非斯洛伐克。

② Edward Morgan Forster，二十世纪英国知名小说家。他的《小说面面观》（*Aspects of the Novel*）探讨了一般小说理论和基本写作技巧，是二十世纪重要的小说艺术理论著作。

姨对我露出了笑容，好像这段文字就出自我的笔下。露比则在呻吟，我不晓得她是因为生病还是因为嫉妒。

从一开始，露比就讨厌我写的东西。她看不懂我笔下描绘的角色的意义，而且一旦我写的诗没有押韵，她就指责我在骗人。一次，她读完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后，竟然问我：“露丝，你这些到底是写给谁看的啊？”我被深深地刺痛了，因为我自己也不清楚，而且我觉得我应该知道才对。我对阅读的挚爱竟让我妹妹与我渐行渐远。露比从来就没喜欢过阅读，不过儿童书籍和好莱坞八卦杂志除外，每次在医院候诊室，那些八卦杂志都让她读得口水直流。

我继承了洛薇阿姨对阅读的热爱，尽管我很乐意想像我的生母也是个爱书之人。洛薇阿姨几乎总是书不离手，或是总有本书摊开在她舒适小屋内的沙发椅扶手上。我们居住的老农舍后面是食物储藏室，洛薇阿姨把旁边的一间日光室塞满了书籍。我们将那里称为“书房”，不过房间里目光所及之处一个书架都没有，全是一摞摞的平装书，总计784本，保存在灰泥板条墙围成的幽冷空间内。洛薇阿姨去世时，我们将她的藏书捐献给了利福德图书馆，而我们现在恰好就在那里工作。我负责给图书分类和上架，露比则为学生读者团体朗读，不过显然两项工作不是同时进行的。（要是你想知道的话，我们的薪水可是按照我们各自的工时分开计算的呢。）洛薇阿姨过去经常对我说，如果我想成为一名作家，就需要具备一名作家的声音。“读出来，”她会这样说，“如果你具备一名作家的声音，迟早有一天那个声音会喊出来：‘我也能做到！’”

我的声音确实喊了出来，不过我不确定喊的是不是“我也能做到”。我都不记得我有那么自信过。我想，我的声音说的是“我也必须要做到”。读八年级时，我的一首名为《劳伦斯》的诗歌入选了年鉴的“诗歌角”栏目。我当初是匿名投出了这首诗，所以当得知年鉴的工作人员选中这首诗并非是因为怜悯我是“那两个女孩”中的一位时，我高兴坏了。《劳伦斯》发表后（虽然那时我还年幼，而且只是发表在本地年鉴上），我便宣布（那时我十四岁）我的下部著作将是一部自传。洛薇阿姨响指一弹，说道：“就起名叫《买一送一》”

吧，是不是很可爱？或者叫《双重责任》也行。”

我已经投出了六十七篇短篇小说（一篇发表在了《星火燎原》上）和上百首诗歌（十一首刊登在了《利福德镜报》上，一首上了《瓦斯卡纳评论》，还有五分之一首——不准问为什么——发表在了《蕨》上）。而这部自传，已经在我心中构思了十五年，但这些仅仅是我付诸笔头的开篇絮语。如果有人问我花费了多少岁月写就此书，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我妹妹和我自很小时起便知道，我们罕见而且不同寻常，但我实在记不起来在哪个具体的时刻我突然意识到：“啊，并不是所有人都和自己的兄弟姐妹长在一起的。”可我却依然记得我们大约三岁时的那次挣扎——那场面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

那天的情形是这样的：老农舍的小屋里铺着粗毛地毯，上面满是亮橙色的纤维。我的小手便淹没在这些厚厚的纤维中。房间散发着消毒水和洛薇阿姨的薰衣草香粉的味道。洛薇阿姨把露比和我放在房间中央。我坐在地上，露比紧抱着我不放，交替着用她两条古怪的小腿来维持平衡。当我转动身体来适应她的体重时，露比便将两条腿缠绕在我的腰际。露比永远在我一旁。我明白，我是“我”自己，但我也是“我们”。

洛薇阿姨穿着她那双磨旧了的粉色拖鞋慢慢走过地毯，在游戏间另一侧的银色散热器前面摆了一个婴儿玩偶。那婴儿玩偶是我的，是洛薇阿姨那天早上才给我的，她给了露比一只会说话的猫咪玩偶。她先让我们玩了一会儿手里的玩具，然后就把玩具收走。洛薇阿姨对我们的哭声充耳不闻。现在，玩偶又出现了，但是距离我太远了。我抬起双臂，向前伸去。我知道我这样是够不到玩偶的，但这便是我的语言，在说：“我要。”我两脚乱踢，哭了起来。我看到洛薇阿姨和斯塔什叔叔正从门口望着我们。洛薇阿姨开口说：“去啊，露丝。去拿你的娃娃啊，去拿你的娃娃玩偶啊。”我望向斯塔什叔叔的眼睛。求你，求你，斯塔什叔叔，求你了。斯塔什叔叔总是经受不住露比和我的哀求。他开

始向前走，想去取我的玩偶，但洛薇阿姨把他拉了回去。我再次尖叫起来，双脚在地板上乱跺一气。露比在一旁低声呜咽，又是沮丧又是懊恼，想知道她的猫咪玩偶怎么了。我又跺了一下地板，抗议似地猛然坐起，随即跌了回去。突然，这无意的行为使我向前移动了。我停了一下，再次猛然坐起又跌下，但这次却纹丝未动。我试着坐起的同时脚跺地板，我又前进了。我停止了哭泣，再次重复刚才的动作。我抱住我妹妹的腰，一跺一坐，一坐一跺，拖拉着她向前移动。我们二人就这样前进着。我修正了前进方向，并调整了行动节奏，还用空闲的那只手来助推，我前进得越来越快，穿过了毛茸茸的橙色地毯。露比发出尖叫以示抗议，她的双腿夹紧了 my 腰部，一只胳膊死死拽住我的脖颈，拼命要把我拉回去，因为她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但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够到了玩偶。

第二天，洛薇阿姨再次把我们放到房间中央。不过，这次在银色散热器前面摆的不是我的婴儿玩偶，而是露比那只会说话的“猫咪”。这次轮到露比来学习如何拿到她想要的东西了。但是，露比面临的挑战要比我艰巨得多。听洛薇阿姨说，露比花了整整半年才学会哄我穿过房间。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洛薇阿姨又分别把我和露比的玩偶放在房间的两侧。一个不了解内情的旁观者也许会认为，她过于残忍了，但洛薇阿姨不仅仅是想要我们存活下来而已。

露比和我九岁时，洛薇阿姨开车带我们去利福德图书馆寻找有关连体婴儿的书籍。（她认为我们会在那里找到什么书呢？《欢迎来到颅部连体双胞胎的美妙世界》吗？）露比小时候患上了严重的晕动症，现在也毫无改观。她受不了吃止吐药，所以每次我们外出，哪怕路程很短，都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里她是在晕车呕吐，有时甚至吐得非常严重。露比的晕动症使我们早已严重受限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即使是日间外出，我的旅行袋内也要备上好几套给我们二人更换的衣物。我的大部分旅行回忆都被露比呼气中扑面而来的乳酪味所占据。

在去利福德图书馆的途中，露比呕吐了两次，而等我们到达时，我身上穿的已是我携带的最后一件干净衣服了。虽然我妹妹晕车再正常不过，但我知道

这次可不只是洛薇阿姨的驾驶技术问题那么简单。（第二天，露比全身长满了水痘，而我竟安然无恙。）

在图书馆楼上的童书区，找不到关于颅部或其他任何部位连体儿的书籍，这让洛薇阿姨感到极为失望。我们走向电梯时，她还停下来告诉柜台后的老太太，利福德图书馆应当重新审视下童书区的藏书品种，并增添一两本关于出生缺陷等问题的书籍。“特别是，”她继续说道，“还有一对颅部连体双胞胎生活在你们自己的社区内。”

那位老太太的名牌上写着“罗兹”，她身穿一件年轻女性款式的紫色安哥拉毛衫，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和我妹妹。和大多数伯顿郡居民一样，她仅仅是听说过这对罕见的连体双胞胎而已。但相比于其他大部分人，她第一次见到露比和我时倒没太惊讶。也许因为她也认识某个情况不同，却和我们一样不同寻常的人吧。她同意应该让利福德的孩子多长些见识才对，然后还护送我们走到电梯口。在电梯迅速下降的过程中，我感觉到露比蹒跚无力，我知道她已经睡着了。我能感受到她发烧的热度，正想着告诉洛薇阿姨我们应该回家了。但此时，那位穿着安哥拉毛衫的老太太指给我们看一本摄影图片集（来自费城的穆特医学博物馆），那本书放在成人阅览区一个高高的书架上。我可不想没看到里面的内容就离开。

那本大书的封面是一张银版照片，照片中便是那对著名的“暹罗双胞胎”——昌与恩两兄弟^①。他们是一对来自暹罗的胸部连体双胞胎，因在马戏团表演杂技而闻名于世。在欧洲各国宫廷演出后，两兄弟最终于十九世纪中叶定居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还迎娶了一对非孪生姐妹，总共生育了二十一个孩子！（这可绝对是真的！）照片中的二人看起来风度翩翩，他们穿着为他们特别缝制的黑色西装，恰好可以遮住二人胸部的相连部位。他们活到了六十三

^① Chang and Eng Bunker (1811 ~1874)，生于暹罗（今泰国）的胸部连体双胞胎。1829年开始在英国马戏团内表演，后来到美国并加入美国籍，改姓“邦克”（Bunker）。因为他们，“暹罗双胞胎”（Siamese twins）成为了连体婴儿的代名词。

岁。一天夜里，昌死于非创伤性脾破裂^①。据说，他兄弟的临终遗言是：“我现在也要去了。”

洛薇阿姨带着那本巨大的摄影集和几本小一点儿的书来到阅览区最里面一张安静的大桌子旁。露比那沉睡的身体很重，还浑身发热。我小心翼翼地坐到长凳上，屏住呼吸看着洛薇阿姨用她那长着雀斑的手（看她的外表，你绝对不会想到洛薇阿姨竟然有印第安原住民血统）打开那本摄影集。第一张图片是张黑白照片，拍的是一副严重畸形的人类骨架。洛薇阿姨大声读出了书页上印刷的小字——“患有脊柱裂和先天无脑症的七个月大胎儿的骨架”——然后，她清了清嗓子，翻到了下一页。下一页是一张裸体女性的照片，令人惊奇的不是她赤身裸体，而是她脊柱的弧度使她的身体在腰部陡然弯折，如同一个会走路的字母 r。我让洛薇阿姨读出那页的文字，但是她却直接翻了过去。下一张照片是一位中年男子，穿着浆过的白色衬衫，打着领结。一个巨大的紫红色肿瘤长在他的脸上，他的右眼好像被吓得逃到了额头，鼻子似乎也被挤得偏离了面部中央。我本想再多端详一下这张照片，但洛薇阿姨又直接翻了过去。下一页的照片中，天鹅绒背景前的那件标本真可谓夺人眼球，令人难以置信——一对颅部连体的双胞胎。这对双胞胎并非像露比与我那样在头颅一侧相连，而是后脑部连在一起。因此，这对双胞胎一个面朝前，另一个面朝后，就这样悬浮在一个巨大的玻璃罐中，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张开，在那个较大的婴儿的下牙龈上，还能隐约看见一颗冒出的牙蕾。两个婴儿背靠着背，屁股挨着屁股，如同液体中浮动的残骸，身上随处可以看到微小的金属物。在被放入玻璃罐浸泡之前，双胞胎已经被固定好了姿态，二人手牵着手。一声呜咽突然从露比的喉咙里传来，吓了我一大跳，我都没意识到她已经醒了。洛薇阿姨赶紧合上了那本摄影集，双颊通红。她起身将书放回到架子上。

露比拿出随身携带的格子手帕擤了擤鼻子，然后像个老太婆那样把手帕塞

^① 此处的叙述与史料记载略有出入。根据历史记录，昌因染上肺炎在睡梦中猝死。

进了袖子里。我翻开一本小红书，里面没有图片，但其中一个故事却像音乐一样让我久久不能忘怀。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英国威尔士的米妮和玛丽，二人自1959年出生时起便胸部相连（术语叫做胸壁连体儿）。她们二人出生时的体重之和仅有七磅^①。到十八个月大时，她们待在医院里的时间比在外面还多。米妮和玛丽长得美丽极了，有着白瓷般的皮肤和浓密乌黑的卷发。她们笑的时候多，哭的时候少。二人经常彼此拥抱亲吻，但有时也会凶狠地打起架来，甚至需要护士制止才会罢休。她们的语言能力发育得很慢，但两人之间的交流丝毫不受影响。出于某些原因，她们都称彼此为“玛丽”，可两人都把这个名字念成“Me”。于是，喜爱她们的护士和医生也都称她们为“Me”。米妮和玛丽的身体与正常人无异，只是二人共用一个心脏，但在她们两岁生日前夕，她们的心脏开始衰竭。

各路医师前来会诊，从胸外科、血液科到心脏外科，所有的专家都建议牺牲掉相对孱弱的玛丽，把完整的心脏留给更加健壮的米妮。时间已经所剩不多，医生们一再警告，如果不尽快手术，两个孩子都会死去。面对这些，孩子的母亲惊慌失措，便同意了手术的建议。她亲吻玛丽作为最后的告别，同时心中祈祷共用的心脏能让米妮活下来。米妮确实活了下来，情况甚至好过医生们最大胆的预测。手术后过了数天，当小米妮终于睁开眼睛时，整个病房的医生和护士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连小米妮也被感染，跟着拍起手来，随后她习惯性地伸出胳膊拥抱她的姐妹，却惊恐又疑惑地发现自己的孪生姐妹不见了。米妮环视整个房间寻找玛丽的脸庞。“Me？”她低声问道。医生和护士随即陷入一片沉默。婴儿再次环视四周。“Me？”她哀求道，“Me？”这时，她向下看去，突然间，她似乎明白了，她的姐妹已经从自己的胸前被割除了。“疼。”她低声哭诉着，摸了摸伤口处的白色绷带。她的眼睛遇上了母亲此时早已泪流奔涌的双眼。“Me。”米妮又念了一次，便闭上双眼，也死去了。

① 约为3.18公斤。

洛薇阿姨很早以前便要我无所畏惧地书写我的故事，讲述我的真实生活，描绘我的理想人生，不仅仅是一个连体儿的故事，而是作为一个人，一个女人的故事。过了这么多年后，这也正是我将要做的事。“写下来，”洛薇阿姨说，“就当你的故事永远不会被人阅读。那样你一定可以讲出真话。”可是，我真的希望有人能读到我写下的故事。我想讲述我人生的真实故事——与你分享。

母亲的天性

露比和我出生那天，龙卷风肆虐伯顿郡。按照目击者的讲述，龙卷风先是洗劫了珍妮特溪附近二十多英亩的玉米田，然后突然转向内陆，把四岁的赖利·默克尔和他的蓝色自行车从碎石路上一道卷走，而且一路横扫玉米田和甜菜地，裹挟着战利品朝南面向湖泊奔去。而龙卷风还没到湖边，就好像突然记起了路似的在卡多角来了个急转弯。又席卷了三个镇子后，龙卷风才逐渐减弱，直到最后消失。那个默克尔家的男孩再也没有被找到，但他的蓝色自行车却在三个乡道外的一个屋顶上被发现，几乎完好无损。

那辆前把手略微弯折的小自行车，还曾经在利福德博物馆展出过，左边的展品是一排古老的农耕器具，右边则是一群直接钉在软木上的帝王蝶标本。博物馆就在一号村道的对面，与我们住的农舍隔街相望，所以露比和我就成了博物馆的常客。我们非常熟悉那里的展品，露比甚至还成为了一位重要的展品贡献人。除了各种蝴蝶标本，博物馆还收藏有好几箱 1812 年战争^①中使用的滑膛枪，以及一个据说属于特卡姆瑟酋长^②的烟丝袋。起先，博物馆收藏的中立印

① War of 1812, 指英国与美国于 1812 ~ 1815 年期间因领土主权问题在北美进行的战争。

② Chief Tecumseh, 北美印第安肖尼族领袖, 1812 年战争期间与英军结盟, 共同对抗美国军队。

第安人^①手工艺品数量十分有限，可因为我妹妹每年都会在我们农舍周围搜寻到几十件印第安工艺品，所以博物馆的展品数量也大为增加。而就在博物馆印第安展区的对面，是两幅妹妹与我的照片，尺寸比真人还要大，是我们三岁半时拍的。

我喜欢听洛薇阿姨——有时是斯塔什叔叔——给我们念标示牌上的手写文字，介绍利福德博物馆里的奇珍异宝。位于我们照片下方的标示牌上写的是：“露丝与露比·达伦，系1974年7月30日（当日有龙卷风袭击本地）在利福德圣犹大医院出生的头部连体双胞胎。露丝与露比姐妹二人属于一种极为罕见的连体形式——颅部连体。她们共用一根主血管，所以无法通过手术进行分离。虽然她们生理条件受限，但姐妹二人仍然在利福德如常人般过着充实幸福的生活。照片由姐妹二人的叔叔斯塔什·达伦拍摄。”（洛薇阿姨告诉我，他们本来打算用“生理残障”来形容我们，是她强迫他们改用“生理条件受限”的。）而在赖利·默克尔那辆略有弯折的蓝色自行车下面也有一个标示牌，上面写着：“儿童自行车。1974年7月30日龙卷风过境后，发现于夏勃农大人的屋顶上。龙卷风肆虐了伯顿郡及周边地区，造成两人死亡及数十人受伤。财产损失估计超过三十万加元。时速达九十公里的龙卷风裹挟着这辆儿童自行车行进了大约四英里。”标示牌并未给出死去男孩（他的尸体一直未找到）的姓名，也没提到男孩伤心欲绝的母亲。

我们出生的圣犹大医院并没有应对灾难事件的相关配备，当龙卷风不期而至迅速卷走赖利·默克尔时，医院的工作人员完全不知所措。伤者中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季节性临时工，狂风呼啸时，其中的很多人被困在田里，还极不明智地逃入废弃的谷仓来躲避风暴。矮墩墩的医院大楼里只有十八间病房，等到下午四点半时，离龙卷风发威才过了一个半钟头，所有的病房就

^① Neutral Indians, 指在北美印第安休伦人和印第安易落魁族之间的战争中持中立态度的一个印第安部落，其领地位于安大略湖和伊利湖沿岸。

都满了。几十个浑身瘀青、血流不止的伤患挤在散发着霉味的候诊室里，还有一些人干脆就坐在了医院大厅湿滑的地板上。伤情没那么严重的就在医院外面等着，边吸烟边用他们的岛国方言开着玩笑，对于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在农场干活感到颇为快活。面色苍白、一头白发的凯西·默克尔，也就是失踪的小赖利的母亲，正穿梭于伤者中间，一间间病房搜寻她被龙卷风卷走的爱子。她时不时地停住脚步，惊魂未定、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如同一段镇上常见的散落的桦树枝干。

故事讲到这里，我应该停下笔来做下澄清，所有关于龙卷风以及我们出生的细节都是洛薇阿姨讲给我的，当时圣犹大医院的同事们称她为“达伦护士”，而对于露比和我要说，她就是我们的全部。我们出生时，正赶上洛薇阿姨值班，那时的她体形圆润，亲切和善，她蓬松的发卷泛着金色，还没变得灰白，她那长着雀斑的面庞几乎看不到有皱纹爬过。你可能以为她只有四十岁，但实际上她那时已经五十二岁了。

当然，我的讲述与洛薇阿姨对我们出生时的情况的回忆会有些许差异，因为这段故事又经过了我自己记忆的梳理和想像的修饰。同样，关于洛薇阿姨对当时情况的回忆和我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我妹妹的讲述也自然会与我有所不同。

继续我们的故事。洛薇阿姨说，龙卷风那天，小理查德·拉特尔医生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受伤的外籍工人，就把他已经退休的父亲，老理查德·拉特尔医生叫来帮忙。来自相邻社区的护士也带着救济品箱赶来帮忙，还有几位天主教联盟的妇女带来了些食品：蘑菇烩汤、白吐司面包配卡夫芝士片、芹菜鸡肉沙拉，还有放在保温箱里的可可甜甜圈。

对讲机呼叫洛薇阿姨，是斯塔什叔叔打来电话，但她根本没法接电话。一位忙得已经团团转的工作人员把电话留言草草地记在了一张肯德基餐巾纸的背面，内容很简单：“你”。当时，斯塔什叔叔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看望他的老母亲，没赶上这次糟糕的天气。听说了龙卷风的消息，他直接把电话打到了圣犹